

那天一早,蒋星煜先生来电,说昨天写了篇谈《西厢记》版本的小文,已经寄来,敬请留意;又说最近报上有一组戏曲诗词,署名是我,不知不是你。我说是你,写得不好,让您见笑。蒋先生果然哈哈笑了起来,说:“哦哟,想不到你还有这个本事!”

我在戏剧杂志社任职期间,承蒋先生赐予多部著述和多篇文章。他的文稿篇幅短而意味深,见解精而文字清,口语化的叙述中常常夹些古旧气,最明显的是句末有“也”或“矣”字,令人莞尔。一位年近九旬的老学者,不但每天读书看报,更长期保持着三千字的日写作量,思维仍如此清晰,文字又这般绵密,且火气也愈发健盛,以至于被人戏称“文坛一怪”或“学界老妖”。我以为其中缘故,除了先天禀赋,更是长期养成的习惯。习惯往往是兴趣养成的。蒋先生自小对文史和艺术产生浓厚兴趣,十几岁就开笔撰文见报,二十几岁时就写成了隐士文化和颜氏书法的两本专著,兴趣渐渐养成了习惯,数十年里未有稍减,老而弥坚。蒋先生虽屡获名家指点,但从未拜过师,他做学问和搞创作的方法与成果,几乎全是靠读书得来的。蒋先生还十分看重发表,常会来电来信,提醒在我手中尚有未发的文稿。他的文集,在每篇文章后都注有发表的报刊及日期,这可

能是他治学习习惯的延伸,更可能是他做人完整的标准,即读书、写作、发表是一个整体的系统,后者是前二者的达成。

然而这一切,大致始于诗词。他在一篇散文中写道:“诗词给了我最初的文化熏染,我热爱唐

一世缘来为读书

胡晓军

诗、宋词、元曲,它们陶冶了我的性格,使我终生陶醉其中。”他致力于古典戏曲研究,尤在《西厢记》上用力最深,收获最多,追根溯源,就是为其“天地妙文”的诗意所倾倒的。

然而这一切,大多付于考证。他发现前辈对《西厢记》的研究,只涉寥寥几个版本,而《西厢记》光是明代刊本就有六十多个,极为复杂,于是穷毕生之力加以考证。对这门旁人看来枯燥至极的学问,他除了具有与生俱来的兴趣,更理性地认定考证是历史研究之源和文艺创作之流的确,在文学艺术的作用下,历史常会变得失真却更深入人心,但真实毕竟是最重要的,对真实的考证,才能使人真正地知晓所处的方位和前进的方向。

蒋先生既抓住了学术之源,又抓住了创作之流,所以他写的小说和散文多有典籍查考和实地查勘作保证。他是把学问当

文学来写、把文学当学问来做的,称他为“作家型学者”或“学者型作家”是最妥帖的了。正因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为一身,蒋先生十分注意细节的发现和情境的表现,往往从小处见大格局,这恐怕也与他对诗词的热爱有

关,因为诗有诗眼,戏有戏眼。他考证桃花扇,从剧本的描述到人物的动作,从中国扇子史到扇子制作工艺,推断出桃花扇为一面小团扇,不唯是李香君爱情、节操和爱国精神的外化,更是孔尚任矛盾、彷徨和创作思想的内寓。此文读罢,我忽想起李商隐咏团扇的“芭蕉团扇似明月,此中却有桃花开”,用以概述《桃花扇》的主题,是再适合不过的了。

可见蒋先生的学问不仅来自典籍所载,而且来自生活之常,后者常作为前者的证明或补益。他曾与人辩论《牡丹亭》中“袅晴丝”究为何物,调用所知案头资料 and 所感生活经验,全力证明此乃春日野外的虫丝而非柳丝,为此不惜连打三次文仗,直打到对方缴械为止。蒋先生的观点是对是错,姑且不论,但研究之深与表达之真,是没有疑问的。更重要的是,在他看来,这些古典杰作中的团扇儿、柳枝儿,还有玉簪儿、春凳儿,绝非寻常物件,而是如毛细血管般通向研究对象的肌理,也通往自己学术构建的体系。这正是他一遇不同的观点,便主动寻求商榷的原因,比如读到一书中将桃花扇释作了折扇,他即一面致信台湾的作者,一面撰文开始了争鸣。在丰厚的资料和充沛的自信下,他认错的情形是极少发生的。

在学术争鸣之外,蒋先生大体是随和的。他对衣食住行不怎么讲究,即便在正式场合西装笔挺、领带鲜艳,脚上却是一双半旧的旅游鞋——这恐怕

是他“学术讲究”和“生活将就”的绝妙外显。对涉猎范围之外,蒋先生通常是赞许的,尽管口气有时并不入耳,甚至略有讥讽之嫌,就像评我作诗词的那句话一样。有人持自撰的历史剧本登门请教,他一目十行地看了,哈哈笑着对人说:“哦哟,写得好,好就好在坏人好人一眼便知,我想小孩子一定会喜欢的!”

听说蒋先生少年狂妄,目中无人,为此吃了许多苦头。又听说蒋先生老年乖张,出口伤人,为此得罪了不少同道。少年狂妄,我虽未亲见却也能想见;老年乖张,我则在他的行文开言中屡有所察,大致说有的人学问不大而胆子不小,搞了许多荒唐;有的人浅尝辄止却故作高深,弄得出尽洋相;他还怪编辑愚钝粗疏,把他的文章改得脉路不顺气息不调,其中也包括我在内。蒋先生也不怕被别人骂,无论是当面发难还是背地作梗,他都一笑置之。他经历了太多,不仅被骂而且挨打,这些口头痛痒,实在不算什么。

况且人非圣贤,缺点难免,所以我更多地留意这些缺点的源头,然后作以判断。由于家世、性格、所处环境与自身选择等主客观原因,蒋先生终身未仕,没有哪怕半个行政或社会职务。用他自己的话说,既不属任何的党,也不当任何的长,又不做任何的主席或主任。他不觉有憾,反觉有幸,因为省却了开会、投票、聚餐的时间,全都花在读书上了。说到底,蒋先生没有权势可以欺人,没有地位可以压人,没有金钱可以收买人。若一定要说他以甚压人的话,他的“本事”唯有才气与学问。这是一位批评家必须具备的素质和能力。明了这一点,我想自己唯有惭愧才疏学浅、赶紧埋头读书,还有什么余暇和心情去埋怨、去怪罪这位率性随口的老学者呢?

一世缘来为读书,笔当梁柱纸当庐。少扬情志梦耽古,老辣文章性转初。同学纤毫须到底,呼名妖怪又何如。孤高随和皆由我,笑指野云风卷舒。

90年前,南昌城头一声枪响,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、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,一支新型人民军队也由此诞生。您可曾知道,在那场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斗争中,究竟走出了多少位开国将帅呢?据档案统计,累计有六位元帅、三位大将、四位上将、七位中将与六位少将。那么这些光彩熠熠的“将星”们,在南昌起义中都有过什么特殊经历呢?本文为您撷取一些鲜为人知的片段。

作为开国元师之首的朱德,在起义爆发时是国民革命军第3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局长,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,在起义前夜请敌南昌驻军两个主力团的军官来吃饭。原来,宴会的地方刚好在城西,而敌军驻地却在城东,敌军官酒足饭饱后,便纷纷跑到了牌桌上打麻将,而他们的卫兵也被朱德支到外面喝酒寻乐去了。起义的枪声响起后,埋伏在屋外的起义军战士一拥而上,不费一枪一弹就把他们控制了起来,而敌人的部队群龙无首,很快被解决了。起义胜利后,朱德率先带领先遣部队迈向南下的步伐。

当时作为起义军参谋长的刘伯承,建国后也被授予元帅军衔。这位公认的“百战将星”为南昌起义设计了完美的行动计划,干净利落地解决了战斗。当起义部队按计划撤离南昌,开赴广东途中,刘伯承注意翻捡敌人遗留下的文件和近日报纸,发现一则关于起义军里某高级军官叛变的消息,而此人刚好掌握了起义军进军路线的绝密情报。刘伯承立即向起义军建议改道长汀、上杭进广东,避免了起义军遭受更大的损失。后来,起义军在南下途中仍然遭受重大挫折,刘伯承被迫转移到香港,不久根据党的指示赴苏联留学,1932年回到中央苏区,成为红军总参谋长。

开国大将许光达,在起义时是第25师的一位排长,他和战友们根据党的指示,赶往南昌参加“紧急行动”(即起义),可是通往南昌的铁路已经中断,他们只能徒步翻越庐山,8月5日才到达南昌北郊,可是起义军已经开拔南下。他们不得不日夜兼程,8月13日才在宁都追赶上大部

队。当国民党军在三河坝截击起义军时,许光达代理一个连的指挥,坚守前沿要点笔枝尾山,为部队转移争取时间,他在战斗中还被炮弹炸伤了。短暂养伤后,许光达于11月初去潮汕寻找部队,但起义军那时已经失利。后来,许光达经上海辗转上了井冈山,继续自己的红色征程。

开国上将萧克,参加南昌起义时才年仅19岁,但已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连长了。按照起义前的部署,他所在的连队负责攻打匡庐中学,由于起义提前举行,战斗突然打响,萧克等人一听枪响就赶去参战。这时,学校里的敌人企图越过城墙逃跑,遭到埋伏在城墙下的战士们阻击,萧克等人预先在制高点布置了兵力,团部又派来机枪排支援,敌人突围不成,只得集合在操场上,被起义军缴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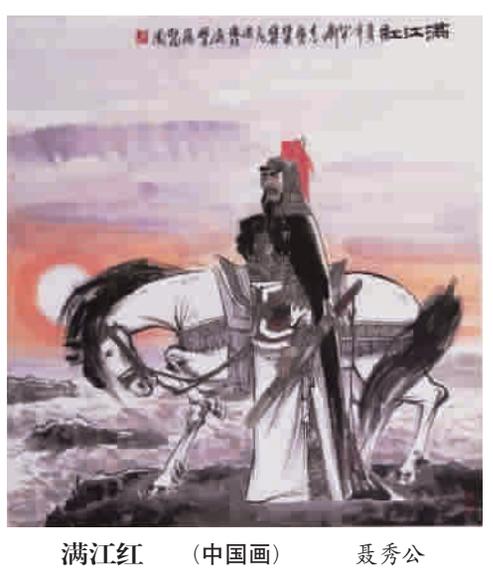
开国中将唐天际,他在南昌的传奇经历发生在起义军撤离之后。由于组织上要他留下监视敌人情况,唐天际没有随部队一起转移,敌人进城后实施大搜捕,他隐蔽到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里,店里的刘老板安排他钻进店里的一个大座瓶里,然后往瓶口上盖了一顶破草帽,这才混过难关。之后一连三天,敌人紧闭城门,戒严搜查,此时唐天际已完成任务,打算出城追赶部队。刘老板对他说:“路只有一条,那就是从阴沟里爬出去。”沟里的污水

半尺深,臭得人恶心。两人趁着夜色,走了约半小时,终于来到城墙外。之后,唐天际追赶上了起义部队。开国少将袁也烈,在起义时担任第72团第3营营长,奉命指挥新营房战斗。7月31日晚饭后,袁也烈率部行进到预定攻击目标附近停下来休息,袁也烈营部的副官走进敌军团部,声称自己的部队找不到宿营地休息,打算借他们营房前面的空地露营。那个团长对靠近他们营房露营一事未加反对,随后两支部队的部队就宿营在一起。夜里起义的枪声一响,袁也烈一声喊:“冲!”部队便如潮水般冲进营房,敌人很快就投降了。袁也烈之后随军南下,起义军失利后,到湖南从事地下工作。1931年,他到广西参加龙州起义,后任红8军第1纵队参谋长、纵队长等职。

明日请看《红军“传奇山炮”的光荣之师》

南昌起义与将帅传奇

吴健



满江红 (中国画) 聂秀公

来到贵州的人,第一印象山多,境内梯田遍布,堪称梯田之乡。当地最著名的十大梯田中,有的波澜壮阔、有的别有洞天、有的诗情画意,红渡梯田颇具特色,引人注目,其小巧玲珑曲线美著称,更有红色的故事,青史垂名、流芳百世。

红渡梯田位于岩门渡(载入军事志、地方志、党史,红军长征强渡乌江第一渡美誉)南岸群山的一道褶皱上,东面山坡高陡,西面山坡平缓,东面山坡下有一条500米左右的长滩河,流进乌江。站在五洞屏观景长廊的梯田观摩台上,视野广阔,这片规模宏大,神奇千年的梯田群,分布在海拔300-900米之间,最长坡度达50度。从褶皱两岸的山脚盘绕到山顶,高

低错落,层层叠叠,连在一起,我的目光,上移、上移、再上移,缓缓地由下而上,升到空中,一直铺排到天上,天地之间,或疏或密、或宽或窄,浮想联翩,极赋神韵,呈现出梯田的形和势,梯田的曲和线,你会发现,随着四季变化、气候变换,那曲线在韵律中不断飘舞,伴着花色飘香;伴着绿色飘动;伴着金色飘摇;伴着雪色飘逸;伴着蓝色飘渺。这条条的曲线图,这茫茫的虎斑纹,是这片梯田的灵魂,是这片梯田的生命。曲线美、曲线韵、曲线奇,仿佛一部旋律美妙的五线谱,弯弯曲曲、疏疏密密、起起伏伏、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、形形色色,谱写着乐曲、奏响着乐章,那么流畅、那么圆润、那么深情、那么舒展,其线条行云流水,其气势磅礴壮观。在

红渡梯田

王士雄

旁的三喜董事长感叹:见过不少梯田,真是啊,这是地球最美的曲线!在红渡这片梯田,当地人用“青蛙一跳三块田”,比喻地小和细长,最大不过一亩,大多数田称为“腰带田”,只能种一两行禾苗的,这腰带田间,最长的数十米,最短的不足一尺。这儿传说一则笑话,有一个山农,家有一百块梯田,一天,忙完活,他又顺便点了遍地块,大吃一惊,怎么少了一块?结果,仔细数来数去,还是九十九,他忐忑不安、灌夫骂座,误认为谁毁了田埂,占去他家一块地呢!过去也曾发生过这类事,此刻,他弯下

腰,捡起自己的蓑衣,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一块田,被他的蓑衣盖住咯!虽然是个趣闻,来比喻梯田面积很小哦。

而乌江峡谷里,静静地熟睡着一沟的雾,风流儒雅、风趣横生,给红渡梯田披上一层薄薄的婚纱,似大家闺秀,增添了丰姿缠绵,遮掩着世外桃源,偶尔扯出一心走过,深藏不露;偶尔扒开一个个大洞,给大地露出阳光笑脸,云兴霞蔚;偶尔挥起一张一张大弓,弹出一团团棉絮,在梯田翻滚跳跃玩耍,梯田裹在云雾间,勾勒出色彩斑斓、千姿百态的山水画。不同的时节,披上一幅幅不同的美景,那春水融融似明镜;那青苗悠悠绿毯,最巧夺天工的画卷,还数菜花盛开金灿灿,稻穗飘香齐刷刷,一层一层、一叠一叠、随风摇曳,婀娜多姿。这得天独厚的乌江,那天地



意马莫纵 黄志峰

养蝈蝈的器具很多,除了常见夏天用的竹笼子外,葫芦也是很多人选择的好虫具。用葫芦蓄养鸣虫历史悠久,唐、宋时期就有历史记载。之所以选用葫芦,是它具备几个优点。保暖,葫芦封闭性好,葫芦肚里温暖,即使大雪纷飞时节,爱虫呆在里也不觉得寒冷,另外,携带方便,葫芦大小正适合放在口袋里,其次,葫芦材质更适合发音,保持音色的纯正,最后,葫芦虫具本身也是件艺术品,造型、图案、花纹都非常好看。

选个葫芦养蝈蝈

马媛媛

葫芦虫具全身呈黄色,这种黄色是经过上手盘玩,以及日晒,经过三四年岁月的洗礼才产生这种颜色,使用年头越长,越古色古香,越有味道。将葫芦顶端裁掉一部分,用乳胶粘一个口圈,再配个带眼的盖子,把蝈蝈放进去就可以了。为了防止蝈蝈的触须从盖眼里伸出来折断,还要在口圈下边卡个“胆”,黄铜丝或白铜丝弯制而成。对于玩蝈蝈的人来说,怀里揣着装有蝈蝈的葫芦,聆听着蝈蝈的鸣叫,这才是最富有情趣的事。

